



江畔雾凇 新华社发(张春祥 摄)

酸爽的黄昏

◎ 曲令敏 (河南平顶山)

最美丽的黄昏,约几个闲人,去湖岸边吃个闲饭。

特别是忙完一天不得不忙的事儿,或是写应景的稿子累成了狗,于是呼朋引类,拣一家不错的小馆子,点几个小菜,两瓶小酒,十几个烤串儿,一碗烩面或是葱花清油的高汤面,吃到浑身通泰,再走出去呼吸一下水岸林木气息,真如散仙一般。

初冬天气,木叶飘零,临水闲走,有灯光也有水色。树木与亭台与凤尾竹,不时被地灯特写,明亮成一幅一幅特色独异的画。湖岸水曲,人随路转,芦苇丛中不时传来水鸟成串的鸣叫。更有晚风丝丝片片吹动柳枝,吹过人的鬓发和闲淡的心思,湖水鼓浪,拍打着石岸,汨汨哗哗,清澈心与耳,仿若走在漓江边落叶飘飘的人行道上,前面不远就是象山……

此时此刻此中人,相伴而行,就是幸福吧。

出透力气后,才能尝受到放下和放松的滋味,软软的,酸酸的,有种舒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体会不来的。

朋友必是清友,书友、诗友、文友,哪怕是酒友,万万不能是拿来互通有无的“事”友。可怜大多时候大多数人都是“事”友,那不叫吃饭叫应酬。应酬还好,在明面上,规则是先喝酒,后说事儿。一上来就说事,那叫煞风景。以事易事的人坐在一起,不是身累,是心累,想要开开心心地吃顿饭,说说话儿,也是一种

奢望。

还有一种酸爽的黄昏,是躺在影院的按摩椅上等待进场。

爆米花和奶茶香里,听凭身体起起伏伏,机械的敲击和按揉,力度恰到好处,且不必回应按摩师的八卦。身边有人来来往往,大都是拥有闲情逸趣的青年才俊,成双成对,话暖脸俏,自成时尚流行色。

天长夜短的日子,去万达广场或丹尼斯闲逛,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有吃有喝有玩儿,还大众。满眼货品琳琅,各色灯光亮得像一抓一把的铃铛,真真是消磨黄昏的好去处。不像吵吵嚷嚷的露天广场,跳舞的,唱戏的,遛狗的,卖肉火烧的,卖老北京糖葫芦的,还有卖各色民间偏方制作的药水药丸子的,粗粗细细的叫卖声越发拥挤得人稠地密。我不是说露天广场不好,小小的自私一下,我只是不耐排成长长的队伍,踩着仪式化的调子齐步走,阻住行过开不了的堵,也听不了哭得嗓音过亢儿的老男人和老女人唱老戏。

提不起兴趣做晚饭的时候,一个人去街上吃顿饭,免去洗洗涮涮的烦琐,也是一大快事。我最常光顾的,是街角那家饺子馆,不下十几种的品类,除了牛、羊、猪、鸡的特色调配,虾仁、鱼肉、时令青菜的馅儿都不缺。饺子皮儿被菠菜、胡萝卜的汁水染成不同的颜色,入口清爽朗利,极鲜美。最吸引我的是长长二十多米的一面书墙,廊柱上有不断更新的排

行榜,适时的新书介绍。配图是卡通人物和动物和花木,活泼明媚得像绘本。提示:壁上的书在沉睡,请不要惊醒它们。想买,找服务员,一律八折。

我不买书,因为这里的经典十有八九我都有。但我特别喜欢这家馆子里的温馨舒适。等待上饺子的时候,品一杯果茶,沉浸在橘色的灯光里,细细认读那些包装简淡清雅、内容古今中外的读物,连吸进鼻子里的美食美味都缭绕出了非尘俗的味道。

有风成丝成片的日子,夕阳挂在高楼大厦的耳朵上,天边层云堆出山的模样,这样的好时光,追着闲人们的脚步,去湛河边走走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。花儿都开过了,刺槐们黄叶零落,耐寒的垂杨柳也已半凋。迎风漫步在清波之上、草木之间,暂且忘掉骑着破旧的摩托车,落叶一样飘然归家的打工者,忘却李庄街上各色忙碌起来的摊贩,忘掉那些车水马龙接孩子的妈妈,她们正把公事儿切换成私事儿,碎发乱飞的脑门上刻满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皱纹……

正此时,一首刚刚读过的《明月掉孤舟》缓缓地心头流过:

“连日西风连夜雨,恁凄凉几时才住/孤雁单寒,秋云淡薄,休向远天宁凝伫/寂寞黄花都老去,是繁华总归尘土/小院低墙,霜阶露砌,多少暗蛩低语。”

被风和风景吹透的时辰,叶嘉莹的珠落深潭动深心的词意,最合我的心境。

舟之上,静静地赏景或者一边唱着欢快的山歌,一边采着茶叶;与人说话的声音应该也是莺歌燕语、婉转动听的吧?

江南的男儿应该都是风流倜傥、才华横溢,甚至具有定国安邦之才的人才吧?要不怎么会有湖南“师爷”“湖北将”一说呢?

江南的美在骨子里。梦里的江南就是美的化身,人间天堂。在我心里,中国十分的美,江南应该占六分。只因不曾去,所以梦江南。

“超重”的母爱

◎ 刘德凤 (湖南常德)

在机场托运行李时,我才发现带的行李严重超重了。打开行李箱,是母亲塞得满满当当的东西,腊肉腊鱼、干菜腌菜、棉衣棉鞋,一小瓶蜂蜜,还有两盒粉末状的东西,用笔歪歪扭扭地写着葛粉和红薯粉。母亲的细致周到,在这一刻彰显无遗。因为超重,多出了一百多块钱的行李费,我不由得对这事有些意见。

回公司后跟同事闲聊,同事笑着说:“确实,母爱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呢。”她跑了半年的步,好不容易减掉了十斤肉,把体重减到了标准,前阵子,她休年假回了趟老家,她的母亲每天都跑好几里路,去街上采购新鲜的鱼肉,变着法子给她做好吃的,她不想吃太多,可母亲总是往她碗里夹,好像不吃得杯盘见底不能肯定母亲的厨艺似的。十天下来,她居然重了整整五斤,轻松地超过了标准体重。想起这事,她就有些郁闷,说早知道就不回去了。

我们的谈话,刚好被另一同事听到了。同事苦笑着说:“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,这超重的爱,多幸福啊,多难得啊。我想要还要不到呢。”然后同事跟我们提起她的事。同事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,母亲在老家和哥哥同住,前些年,每次她回去,母亲就会忙这忙那,做她最喜欢吃的,每次回来,行李箱都被母亲塞得满满的。那时候她也跟我一样,觉得母亲给的那些东西既不值钱也不好吃,前年春天,她的母亲突然病故了。母亲不在之后,她每次回去就觉得家里空空的,心里也空了起来。虽然哥哥也疼她,但再没有一个人能像母亲一样,对她呵护备至,把她当成需要时时呵护的小孩了。渐渐地,她觉得老家变味儿了,对老家也没有挂念了。逢年过节,她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,现在,她好怀念那些被母亲塞得满满当当的箱子,好怀念母亲绞尽脑汁给她做美食的情景。

听完了的话,我们几个都陷入了沉思。想起我每次回去,母亲也总是想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,临行前,行李箱也都被母亲塞得满满的,顿时,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。原来,超重的爱,是那么的难能可贵。有母安好,便是岁月静好。

梦中江南

◎ 孙小向 (河南叶县)

平生从未去过江南,对出生在黄土地上的我来说,江南是那“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”、楼台倒影,雕梁画栋。每当看到北方一碧千里的麦田,耳畔便隐约响起稻花香里的蛙声;每当看到黄土地上那一望无际、生机勃勃的青纱帐,便想起诗中那散发着香甜味的甘蔗林,一时三秋桂花雨、十里荷花香便笼罩了江南的千山万壑,万顷洞庭。

每当耳边响起“江南”二字。眼前便仿佛展开了一幅画

卷:杏花春雨,绿遍山原,千里莺啼,水村山郭,缓缓汇成了梦里清丽婉约的背景。她永远都是一幅带有声音的画,人间最美的四月天。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”,在雨中撑一把油纸伞,去寻找诗人带有丁香味的怅惘,在那充满诗意的、浪漫的雨巷,那带着哀怨的雨点将凄清化为优雅。

江南的女子应该都是面容秀美如花,身材娇俏婀娜,着一身荷叶般清新的衣裙,或立于一叶扁